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蠅蠓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舉人臣查浩

欽定四庫全書

蠅蝶集卷二

明 盧梅 撰

啟

為瘡諸生留賢令陸侯啟

瘡學生某等齋沐企悚謹奉啟  
大台輔侍御楊公臺下  
某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某聞有虞膺歷而咨命羣牧  
夏后宅揆而式叙九功  
哲懋官方業闕天緒聖神罔極

茲焉託始嗣是載往雲涌川徂若公旦報政縣魯惠於  
優渥尚父奏功捷齊聲於標亮漸摩淺深之術肩祚興  
衰之運世固可得言之矣昔子產蒞政訖言屢騰滋世  
殆久詠歌始暢卒使楚師望塵於溱洧晉人捲甲於曲  
冀由斯論之履任久暫之效不可誣已且夫卓茂遷密  
境絕飛蝗牟融宰豐治存異跡史雲萊蕪釜魚蜚唱孔  
奮姑臧盤蔬育馨蔡彤偃師詔書增秩劉陶順陽童謡  
發嘆之數公者權僅百里之用秩非萬石之貴固時奪

物職豈無由夫泰山之坻詎一朝之雷城門之軌非兩  
馬之力聖人久適其道王者期世後仁稽古載昔風猷  
弗舛爰惟有濬實衛故墟河山相薄雨暘互惠夏燔槁  
燼秋旅魚鼈杼柚熟燬倉庾糞穢國賦報征官師淆亂  
男女剽剗馬牛逋沒困頓狼狽流離貿遷櫪宇之餘鞠  
為禾黍嫠婦坐嘯野哭晨興村塢蕭條痛心在目雖賢  
俊繼踵頗加損益然宣尼不著世喪道矣介石獨往皆  
懇於守經者也人皆守經則天下幾於無權矣是以結

繩之政治秦則秦干羽之舞敵愾則靡何者勢窮於不可用則用者退事適於不可禦則禦者來若廼昧淮南墮髮之論眇孫卿百仞之旨執閔損仍舊之談陋董子更張之喻行類刻舟智侔膠柱相時之器殆其不然竊惟濬縣知縣平湖進士陸侯肇自下車識量洪邁治倂烹鮮法由社鼠凝思風草流潤脂澤功緒宏綽名紀父老故其建學興師首先風化恢啟金墉綢繆廨宇浚流距川駢歸閭族讐校驛傳蠲除里需藉賑備荒貸種通

畝流競駿賄靜一奸宄罷斥山石裁抑傳置捐俸養老  
分祿賻士甄表忠貞洒雪冤獄是皆命世成務反經合  
權行昭日域思曠天波銘表太常之旌功綴羽陵之簡  
豈徒郭子賞識許公亮鑒而已哉是歲十月陸以三載  
考績如京咸曰上當見留上當見留則濬人鮮終矣濬  
自孝武皇帝以來靡敝不振尹是邑者若上饒工部侍郎  
楊公鎮以廉介太原監察御史魏公持以公方然郎  
政非人鴻澤未究輒見擢去陸之前事稍集方期大效

殫之歲月乃可底績若使政訖小康功虧一簣長未洗  
之瘡痍亟轉加之塗炭民命弗堪亂離斯瘼我心悠悠  
謂之何哉夫超絕窮壤非尺蠖之力馳騁千里必騷耳  
之駟終陸之政希陸之人時或改轍償功立見屬者公  
車告啟攀轅若在驪駒戒路截鐙如存闔境髦倪傾方  
士庶人蓄怨慕家懷訴書惶走交頓翼陳魏闕昔寇恂  
河內願借一年焦延小黃乞還舊職以今方之何有乎  
爾或乃製錦方純遂斷機長往割雞未竟卽解刃弗顧



甘棠虛召伯之思緇衣勞武公之詠甚不然矣夫萬物之所不通聖王因而不奪長譽以顯朝著之用何如好民以樹藩籬之固夫賢哲善世民所弗能忘也黜易漸危民所弗肯遂也奪其弗忘與之弗遂是謂政盭是故朱絃洞瑟希世之音師曠之雅好天球琰琬秘異之珍宗廟之至寶也賢人君子民之愛也亦然某等素荷德教樂育菁莪猥榮桃李簡勞至公愛而無厭輒敢進聞儻以秕謬之言枉垂聽覽矜某所懇進呈聖裁特停選

擢俾以原任衙門從事則曩章無毀治化有終遽爾不效治某以誑諄之罪不勝丹悃屏營之情謹具陸知縣十八政隨啟奉白某等死罪死罪

記

滕王閣圖記

柵少聞南昌當吳楚雄鎮而滕王閣則俯瞰西江延引甌越瑰琦絕偉為東南樓觀第一及讀王韓所為賦諸所稱引益奇常自語以為當及壯遊往視造物之妙於

所謂滕王閣者庚子歲柵坐傭奴事繫獄秋九月巡按  
監察御史樊公白其冤平反明年殷公追寘之大辟由  
是愈益錮其身不得之南昌觀滕王閣矣戊申山東石  
公以明進士治瘡加恩囚僂柵法少寬因市諸所蓄故  
物得畫一卷曰滕王閣圖自閣道始傍達連房阿觀旋  
室嬾軒離檐倚案戢翥翔於霄漢之上怪石幽篠危  
松蒼然護映屏障俱點綴人物山水圖書象態呈露咸  
極巧麗獨恨僮僕數輩不可役使黃衣客兀然吹笛無

聲焉爾閣陰穹山嶺崑橫碧黛綠騰赴環抱流泉藏沃  
會為洲涵石衣萍藻委靡悠然而可賞者是誠天作地  
藏以助茲閣為天下偉觀者也於是撫卷慌忽若失縲  
紲栩栩乎若馭雲輶而超越江漢飄飄乎若遺浮埃之  
表搏扶搖而游覽於閭闔也迺知嚮昔王韓所為文賦  
不誣而柎亦得覩所謂滕王閣者竊償其私願焉夫滕  
王閣柎未之見所傳圖畫又未知真得肖其形與否今  
遽喜躍為慶幸如是設使柎誠得一凭覽盡江南臨觀

之美卽當乘元氣遊六合灝乎長往與世相棄豈直今  
日苟活為僇囚依園牆溲廁而已邪柵幽拘多感每戍  
卒更番至則道故舊事或曰某游宦業美田蠶園宅今  
丘墟矣或曰某見某服輿刀鼎竒器在若州縣蓋售之  
也或曰噫某死矣其子孫不能享有富貴窮且丐也嗟  
乎柵待罪七載視猶瞬息斯世已有陵谷變遷之意而  
滕王閣獨淹蔑吾廬無聞於縉紳士夫是不幾昧於天  
道往來消息盈縮之理歟假令斯畫為匪人有不過資

覆甌之具抑安知是圖清淑之靈於柟無啣而吾燭物  
之智不見晦於滕王閣也龍川孟君思才雋豪爽尤深  
畫理於柟齟齬友善因持軸語之曰是宜與君卽柟不  
幸死君可日哦其下以慰吾滕王閣之思幸而見原則  
吾與君觀天下形勝登會稽涉彭蠡泝洞庭越衡陽臨  
漢水以望方城獵雲夢窺荆門下岷江還行淮海之間  
羆鼠所隣蛇龍所居歷幽顯崎嶇之觀以求所謂滕王  
閣者周章而徧覽之柟雖驚蹇尚能為君歌詠其事舊

所藏圖畫烏足為之羨嘆云因戒之曰去汝好適孟君  
家待吾考訂姑作記與汝別

世義堂記

秦皇帝令烏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已蜀寡婦  
清亦以資見客為築女懷清臺夫倮畜牧長耳間以奇  
繒物獻遺戎王清窮鄉之婦賄財免侵犯俱未嘗顯德  
澤物益當代而乃禮抗人主名數四海者何哉周人都  
河北走汴宋汴宋天下一都會也屬杞東賈齊魯西賈

上黨南梁楚北趙中山饒材木器用魚鹽筋角漆絲卮  
丹沙銅鐵連犀齒草珠璣瑋琕農工商賈率歲巨萬息  
故其民豪傑富者穀千甔釀千石帛續紈紵千鈞錦千  
純薪藁千輶輅千引馬千蹄耳虔牛羊驢羖千齒臧獲  
指千鮐鯢石首千鰓夏屋千楹紱壑膏腴畝千萬畝則  
負氣任俠巧悍為一切不法丈夫相遊戲悲喜無常怒  
卽相超距椎擊或居訕誚善罵行姦蠱是蓋不如保清  
之適用財守其業自衛也獨杞巨族張公欽廷恩氏幼



岐嶷好學濶達寬緩足智好議論嘗以忠孝大節自許  
可語其人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白起用兵  
不足效也乃取之以權斷之以勇守之以仁義久之家  
遂不訾弘治中軍儲告乏廷恩以八伯金往助邊天  
子嘉之授昭勇將軍宣武衛指揮使是後歲屢歉前後  
輸粟六千石金千餘兩巡撫李公俱以事聞詔下附國  
史又出遠田六千餘畝給無力夫家留邑田三分之一  
供饘粥由是夫家子孫能免饑寒者無不感廷恩德云

廷恩既卒二子長希仁次希義希仁嘗為國家捐金五伯兩粟一千二伯石助賑巡撫潘公奏績詔旌其閭授指揮使卒而希義承父兄懿德尤克自隄金能振施成名家閭閻以故長女為周康王妃康王府屬有以罪逮繫者或求救遂絕之曰惡去吾以禮輔王是豈可受干謁者里人鬻女償逋責希義問之曰所負幾何對曰五千緡卽與錢五千贖其女人有稱貸久不償則焚其券約三千餘兩而士大夫假藉者無算焉戊戌秋黃河決

縣官卒不知所為希義出錢五萬募夫塞其澮嗣是軍  
國不給則接撚輸粟三千八百石而巡撫河南都御史  
徐公魏公俱以疏上自兵馬進階指揮使賜三品服色  
嘉靖丁未秋七月希義以疾終于家子三人長曰衍祚  
美儀度尤精藻鑑處事咸中肯綮談仁義樂道詩書傳  
載通籍諸侯擁蓋拉轡束帛之幣屬望於陶睢陳鄭間  
四方文學之士爭與交遊無不欲望見風采蓋翩翩然  
佳公子也次景祚膚祚其所著與兄伯仲孫一人曰樞

雋逸愷爽篤志力行無異於諸叔語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侯之門仁義存跡張氏所傳累世善祥今親見其後如是彼烏寡之行何為哉夫富者人之氣勢所關匹夫得之可以雄斷鄉曲權奪卿相力抗萬乘者也今夫百金之家一當意則汔所有以誇閭巷飾冠劍連翩車騎為富貴容市駿馬走狗弋射漁獵與少年相馳逐由是天下學士大夫聞之回面褻足不肯與之言其視張公子孫世義不亦甚可羞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易曰有子考无咎蓋張氏之謂矣

序

贈郭增序

乙巳歲濟醫學乏承羣醫白之令令曰人無恒心不可以作巫醫夫天能生民不能時其飲食節欲於是乎授之父母父母能養民不能察其寒暑六淫宣洩之宜於是乎授之醫夫醫固所以寄民命驅慝癘而安吉祥也孰克膺茲命羣醫曰郭增氏可令召增問之曰卽令若

掌醫其何以供事增曰藪輿藥之材取必菁華達必性情虛扁之所推也可以供事與令曰麤跡雖足以衛民未可與善政增曰表裏六脉洞察虛實聲色喘息不敢怠逸黃帝岐伯之所問對也可以供事與令曰敬通而思惠可與善政未可與無力增曰淵默潛通守一弗易行乎神明達之庶績宓義氏之所以善世也可以供事與令蹇然曰此聖神之化也狹士之所以褊心若焉得有是夫命掌醫政於是增乃教膏醫和衷癰醫胝標耆

醫養老穉醫慈幼嫗醫釐婦瘖醫資獸鳩以空青硫黃  
犀象茵參勃瀉之殊以辯盧扁之用焉質以玄脈肥脊  
五內升沉吟思癰夷之寓以極黃帝岐伯之旨焉顓以  
鴻潛淵嘿旁通裁運之機以知宓義氏之化焉靖瘵癰  
疥潰瘡縣疣仰瘡戚施馳瘡滅趾邑用康福國無昏天  
札瘥之民繇是對養於父母以合生瘡天命之曰天醫  
以復於令令曰善遂世掌醫學事

贈劉丞赴興州經歷序

明有天下尤謹於東北西三陲四方歲時職貢京師馬  
類千萬數而太僕遴選中式者則嚴符券飭司養以備  
三陲庸調或夷狄猖獗將士得馬長技則能輶轡成大  
功國初濬編厰馬幾千伍百匹春秋例上太僕者十之  
一有司以是為重請設丞一人主之訖嘉靖丁亥大臣  
議縣官經用大空宜捐冗貲節用奏罷可由是濬微部  
馬丞者十三年歲己亥復建官守而吏部推朔州劉仁  
適今任侯被命之明日冠帶入見今工部左侍郎上饒



楊公拜且辭公曰濬某舊治邑東瀕大河故墟西連崇岡浮壤礪礪之原值曠則赤郊無草木潦則淇衛湔湔長澧諸陂澤汜濫渟渟湮禾黍壞民舍人將為魚鼈矣問馬今君臨茲土驅罷民以供軍國之需其必有術矣侯曰諾適治先陞任廣東道御史太原魏公今山東益都進士石公尹於濬皆嚴明不輕可與暨侯語悉合因奇其器而委之以政侯於是竭慮殫材勵精博施爬壅解紛撻撮關要䟽排而曲暢之摛擢而延引之間見疊

略令民貧富貸貫期約取盈唯其褒大於時故歲或甚  
絀而馬無漏一之患有以嚴刑說侯者侯愀然曰某儲  
貳有罪無罪惟長令在予無所用刑為遂不易其政而  
民愛敬之一出於忠悃用是見楊魏石三公為知人而  
侯亦不負人期望云歲丙午月日秦報侯陞興州衛後  
屯經歷先是侯著聞上下俱次第薦揚褒異極優禮及  
是濟士大夫聞之皆扼腕曰屈侯於其行無歌詩以道  
之是非納民大公考賢昭德之義也因著詩以餞之曰

帝奠民基在黎之陽河水三東厥猖以狂訖今千祀淳  
涵而圯禹蹟既湮金堤沙里右連積灘左介浮沙螭盤  
狻啼孰執蔬麻林有飢鳶塹有枯飂孰克乃來蘇我怨  
懟帝曰冢宰選侯視良俾侯來尸佐此大邦侯之來尸  
不遑寧食擢剔腎胃以蘇民盡拊之姁之飲食慰之節  
之糶之砭而劑之凡我瘠人謂侯予父侯有嚴程孰敢  
侮草之油油載彼郊垌駉牝三千畝之有聲泐溝如  
鳧積蹄如鐵礪礪連駿顧影驕蓄泐泐河流雲霧晦冥

簸蕩竈窟蛟龍降精行天匪龍行地匪馬虺此王國以  
藩函夏侯之為濟載籍有徵豈曰無穀乃有斯行驪駒  
在門攻車在路誰為長綆繫此日暮日暮柰何送侯河  
干願侯壽考億萬千年

贈楊生序

孟軻氏稱孟施舍之守氣以為視不勝猶勝也豈唯兵  
為然雖士亦用之夫士抱經藝適有司或不得其當雖  
屈抑頓踣而不能奪其操力愈攻業愈顓神凝而守固

不動其心以挫其氣而卒全其技此老師大儒之所失  
守者是豈幼冲學子所能練要耶是故幅巾而方抱操  
觚而搞思進有桀退有度翦綵組績鱗綸煥耀而游軻  
乎文苑者肩相摩轆相掛也求所謂遇屈抑頓踣力攻  
業顓神氣不爽而卒其技者孰足以當之是非孟施舍  
之徒吾獨不得其人楊氏子某年未冠丁未歲文戰於  
銓衡失利歸而求之師覃研抵割馳精於翰藝之林獵  
英於綺藻之囿愈益憤勵淬湛盧之劍求犀象而剗之

挾軒轅氏之瑟合律呂歆鬼神以試乎清廟也是年復戰於開以大捷歸此夫孟施舍守氣之驗信非幼冲學子所能練要者與夫孟明視濟河焚舟拜晉之賜曹子手劍而盟刷魯之恥古之克復舊物光顯社稷者皆敗衄之餘也今楊氏子若是非兵之豪傑則文之良將爾比其選余為之辭既以高其材又以壯其節且令懦者聞之有立志也

○ 贈常翁就舉鄉飲禮序

三代養老之制唯周最備國老由冑子著通籍濡染之  
化深故其老易尊尊亦不枉所舉獨庶老發跡鄉塾寡  
問學之道故其老難尊尊不得其人則隳憲典蠹風化  
官司有冒公之讓是故州縣有所尊則辯於士考於社  
諏於閭閻非上壽不如讌非資於故實可辯理而博物  
者不如讌非夫黜凡鄙崇嚴雅以極乎溫恭盛德者不  
如讌讌惟庶老之賢者始就舉焉嘉靖庚戌十月朔有  
司導王制行鄉飲禮於邑庠諸生其偕鄉長老若干人

舉北岡常翁如讌以狀聞濟侯陸公是其議屆期賓介  
正犧罇陳升歌清唱琴瑟和鳴翁乃綦冠衰衣淵淳嚴  
翼閭閻循循陟阼階磬折之容無爽於度數夫是為盛  
德之徵考軒義之跡紀時王之典錯綜乎人文之變篤  
尚論以鎮雅俗夫是為博物之驗鮐其背齟其齒磧植  
筋骨熊經鳥視以隣乎期頤之域夫是為上壽之表夫  
上壽博物盛德庶老蓋無幾也翁兼有之於是乎遂如  
讌浮丘盧子曰為政之道尊賢為上養老為要陸公治



濬期年得常翁其人豈非賢令尹哉周迪以里閭之材與翁孫茂才遊能䟽其行丐余文亦世之賢也嗚呼尚矣辛亥歲孟春吉日盧枏序

贈李伍巖遊太學序

伍巖子將遊太學濬之縉紳夙友執腆幣入賀者幾數百人其內兄浮丘盧子獨病以最後至就坐伍巖子以巨觥觥盧子且懇之曰某不佞得侍兄通籍三十年猷順友悌無遽聲無苛色兄之待某何如也今某有筮國

之行兄復惓惓然亦將何以教某盧子避席蹙然曰僕  
刑僇餘民也奚足與有言雖然抑聞之曾子有曰狎甚  
則簡莊甚則不親故君子狎以勸交而莊以成其禮吾  
少也於子甚狎今長且老請濟之以莊何如夫聖人之  
道廓之則體夸散之則用細夸盡而細遺雖大不行命  
之曰曲士其說有似於奚仲之為車正也夸與細偕乘  
之以慢心焉則備行之業荒命之曰墮士參龍氏法之  
故其術衰行成業修由是君有所弗砥於治也民有所

弗潤於澤也命之曰棄士公孫僑恥之故獨著夫夏后氏以奚仲為車正也輶靽輪輶之屬備獨亡鍵駕之使行則覆焉不進尸子曰文軒六馱無四寸之鍵而車膠者小亡則大者不成也秦龍氏好龍求其嗜慾以飲食之未幾志怠龍亡去鄭公孫僑者博物之君子也與子皮俱事簡公定章服比井廬備火政應對辭命雍雍揖遜於大國之間西平晉南禦彊楚卒保鄭國孔子曰子產古之遺愛也伍巖子能以奚仲周於事秦龍氏做其

廢公孫僑懋其業於戲太學吾無足與游已

贈陸侯擢官留都祠部序

癸丑夏南都祠部王政闕負大臣議以為是部典秩所  
出宜簡授材俊以稱禮讓為國之義於是冢宰治齊萬  
公列侯名以聞上可其奏即日馳驛馬齋符促侯履任  
其少尹徐君夢龍段君瑭幕史初君學禮設祖帳於黎  
水之陽遣使丐余文謹按侯治濬其邑西鄙馬湖長豐  
諸陂澤田歲為水所沒者三萬餘畝侯至則命賢佐鑿

渠涿其水於河民始耕獲逾年計得利數十萬斛歲飢  
倉廩不繼侯請貸於郡守不可侯曰縣之民非郡之民  
耶守語塞予之粟千石是年秋乏種侯又權宜處麥七  
千石助民播殖之民以垂亡餘得自立飽食思有所致  
效莫不流涕感激相率力以奉侯命由是雖大凶歉而  
溝壑無轉徙之民焉濬靡敝傳置無所供上官取便道  
往來侯輒不應以是皆缺望去三年蠲費數千萬緡民  
不覺利而侯亦無所訾呶若侯者為民任怨是豈當世

循吏所易及者耶虜窺京師侯謀於士大夫察便形勢  
高深城池樓櫓觀望制勝於千里之外有諫之者侯曰  
賢者制之不肖者守之後蓋有知我者吾何恤其臨治  
首先倫曩修葺學舍殿廡時時課諸生講習然皆自振  
奮不變斐然有可觀蓋侯寬明廉仁不事苛鍛處大節  
尤擊斷無所顧避故有此治效爾嚮時鄉耆馬質魯輩  
不忍侯遽去率其子弟數百人詣闕上狀留侯如漢  
人借寇恂事天子下其議至是復以侯屢被薦剡義

不可久淹擢今官吾以為禮官人必先之以論辯任爵之道然後進之有漸別等威貴賤上下假於人神以享乎清廟爾使治政未協遽凌之大位則其人必喘息頓踣蒙負乘覆餗之誚今侯所措立赫赫如是而其績又已升聞于上行若所職其功名事業又何止於治瘡也且夔龍在位必將與侯同寅偕力以光輔主上三代之英翹足可及也侯復何所疑南都去侯鄉甚近而封君胥山方切倚閭之思侯歸而以此獻膝下以悅其親享

億萬年無疆之休而柝誠有所望哉

送高少尹致政西歸序

嘉靖甲寅歲闕右高子以濟少尹亟致政於有司有司謂高子能賢絕弗去踰時高子益自陳懇懇乞罷御史馬公以聞得制可歸焉其同寅大同段君福山高君張祖帳南門外奉辭於令長右坡董子曰少尹在願大夫行事大夫颺解前高子曰嗟乎夫子奚若是之行也吾請為君擇言高子曰唯唯大夫曰竊聞之濟衛舊邦左



大岷右河黎南走梁宋北距燕趙形峻勢固河朔之雄  
君佐治三年民無怨嘆之音而士夫重儒雅之望是故  
行李告戒則閭閻闐然脫驂服要旌竿戴目仰首願留  
斯須而卒不能遏屬騎之清塵意者君有不殫之懷與  
是何果於行邁而莫之恤也高子曰然大夫曰燕雲之  
闕京室鬱起三事五侯貂珥之家人摩肩車掛轡紛紛  
紆紆霧麗雲綺日夕沓雜笙鐘鼎沸時序代謝不知其  
逝夫聞長安之樂者西向而笑過屠人之門者嚙吻而

往君之意既有所歎故其去者或在是乎高子曰否某  
雖陋豈敢望外事大夫曰鵬搏九萬非南溟不足以戢  
翼驥馳千里非荒阪不足以捷騁故太阿之劍必斷犀  
象明月之珠不照蔀屋何則治大者恥侵細窮遠者惡  
施邇也君負高世之姿被下僚之慙張敞自謂無竒東  
方生故設客難以今揆之殆不出此乎高子曰否吾不  
是為也大夫曰岱馬嘶北越鳥巢南橘柚不踰淮鸚鵡  
不過濟故夫莊舄寫東甌之吟鍾儀服南楚之冠君雖

通籍王臣鄉土之思能無少櫻乎高子曰否男子以弧矢射四方吾不為此也大夫曰琨璐之寶豈池隍之毓琅玕之樹非園林之株臂鷹垂思於解韝攀龍逸神於頓轡是以莊周曳尾塗中不為廟堂之龜子真遊心物外躬秉巖石之耒君久膺纏冠冕脫屣之意迺今為之兆乎高子曰否鄙人奚足語此也然相其貌宇氣溢廣顙恍乎投刃大窾矣大夫竊視高子之志已得六七遂恢曠其說以進之曰大道無跡其虛太空君子察理微

之有形日中則是至月盈則晦來膏之見銷明為禍胎  
蘭之被熱實香為災知機以運神執左契以馭物恬身  
以退蕩放予志以自往樸吾樵漁文吾詩書盱盱于于  
瞿瞿煦煦孰謂之宗以天為墟故夫庚桑順化不釋於  
老聃之言王倪坐亡無見乎齧缺之問君誠往寧復有  
他說乎於是高子躍然而喜曰蓋大知識夫大賢要妙  
之辭足以破我矣因酌酒與大夫別

折衝卷後序

銅梁張公守滑之三載未奏績輒陞北京戶部主政期  
行王子大伾侍御孟子思汝再劉子炤文昭咸詩賦以  
頌之而其事則擒盜繕之則折衝卷或謂之曰張公蒞  
政特折衝也邪張公雄雋惠裕足智量解紛無梗縻境  
雜軍屯田而其長又皆武夫僥倖猥勢乃張公則仁覆  
威約之有弗敢背畔去者故其經務剗蔽蘊利乘時推  
化與民偃息天下稱最焉未幾河南賊師五亂修西城  
樓保障廼感嘉禾明年饑大賑民生活者萬計御史馬

公廉其能疏上天子嘉之詔賜銀十兩纁一襲所在  
有利往勞夫張公雖不由銓考此其譽已籍籍升聞奚  
以之秦績而後擢也由是又惡用夫折衝卷所云張大  
乎哉柟曰不然夫萬物對茂無可稱名迫冬則松栢獨  
也其色青青是尤擇夫異者邪今之大夫從政規廟略  
樹奇功者無不被召命夫張公政雖美猶夫大夫也  
張公折衝不猶夫大夫也初張公視事忽二人稱錦衣  
馳入挾之以匕首要萬金丞簿未入義農未見蒙鍾荷

畚之夫未進公乃孑立與伍於存亡噓喻之間啜杯茗  
溢言笑坦坦訑訑神色無變而卒以計縛二盜設使諸  
大夫處此吾未遽見其得如公否也嗟乎聞震雷者失  
箸突麋鹿者目瞬駭投壁者按劍志不足以禦氣易喪  
焉耳矣昔曹沫手刃於柯齊侯色懼毛遂頸血未濺楚  
王與之盟彼二君者豈非張公罪人哉傳曰三軍可奪  
帥也若張公所謂不可奪者矣柙受知張公既久乃因  
茲卷繫序其折衝之義於諸君子後然而未悉乎公爾

則亦不忘乎公爾

為孫兩生贈張嶺山擢曹郎序

太史公曰韓子稱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  
譏悲夫儒者顯易見俠士之不偶可勝道哉設有慷慨  
奮世少有取於俠士者去之日又不得杯酒彈劍以慰  
其悲歌別離之思是蓋有數焉不可逃非苟而已也劇  
孟任俠吳楚反條侯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  
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固無能為矣夫劇孟布衣耳見知



於亞夫豈易言哉今年夏濟兩生孫紹芳傳芳請予指其從子采曰是父吾先兄承芳以俠聞游燕趙間嘗一應募塞下捕虜首功還射於衛沙中滑侯張公過望見承芳召問力鈞石兄卽以弓許之未幾疾病屬後事目壁上韃曰必以是贈甚勿令我食張公弓卒僕奉其弓往張公曰噫俠客哉翼日臨奠為之哀乃返今張公擢北部主政屈行乞為我辭何如盧子曰游俠之徒投分歷肝重取予然諾徑往不顧千里稱義挾聲名雄郡縣

者非承芳之謂哉昔孟嘗春申原陵之徒皆以王者親屬藉卿相之富招天下傑雋顯名諸侯張公以郎官之貴為匹夫下弔方之史所稱忠信賢豪者是耶非耶諺曰蒼蠅千里卽附驥尾夫承芳所謂附驥尾者非耶然其行必跼其誠必遂存亡死生不易其要而所望張公者奚若今車已發軔曾不得為鉤鍵天之厭毀斯人不已甚哉張公見徵廊寢澡易思慮僴僴以自立陳匡勲庸施之鍾鼎其榮著可量哉是猶扼腕鳴咈引領不數

者也昔昭代之士唾手取功名歷臺省鳴珂鏘玉乘款  
段馬朝夕從容出與張公遊或有人避地而處之上下  
不交冠履頓絕拾草蒞節粒與雀鶩爭食卒不得追希  
高蹤如承芳類者何可勝算也竊甚悲之然猶以為性  
也有命焉又何怨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又  
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鄭武公為政人愛之  
及其衣召伯循行南國人思之不忍戕其樹君子樹厚  
德重愛與人人未嘗不以德報之孔子曰以德報德於

戲鄉曲武斷之士修俠砥行其所攀附不如張公者惡能垂譽天壤哉予素知張公者於是因兩生之請而寓之以言

善政實錄序

傳曰鸞鳳諱枳棘而百里非亨衢此言易喻而學士多稱於世云殆夫以儒術起家立卿相翊贊其主上垂勲竹帛與三代賢者顯名此非偶而已也古今事何可勝道哉至若朱邑召信臣蓋閭巷人爾其為嗇夫上蔡長

褒大如長者廉平不苛以愛利先物所居見稱述故其  
去之日謳歌見思而二子卒以大司農少府九卿著若  
是百里信易籍枳棘何負於鸞鳳哉今人翫習耳目即  
有良二千石若長令不合於時久而弗調者遂指為口  
實此即虎豹在圈應龍盤泥沙昧者謂其絕文威終不  
能登天澤雲霧而雨四海者是不可大哀也邪嗟乎難  
言哉難言哉君子於賢者之不遇亦可諒已愚觀董大  
夫蒞政行事未嘗不扼腕而嘆也初大夫銜上命尹濟

而其俗好氣任俠射機利一切獨矯不均則諄嘯而訟  
之丈夫相聚不得則瞋視怒詈相脛繫休卽六博樗蒲  
作機巧行娼優女子則彈鳴絃跣屣其謠俗猶有衛之  
風也大夫曰百姓之行淆在上者汨其源爾於是先學  
宮建青雲樓勤博士弟子員職業日省更定殿最覈名  
實邑中婦人賢而有節者不時問遺米鹽衾褐征戍丁  
壯分翻武呵於鄉里者趣寘之法不敢復誰何民間先  
是徭法倚重民多逋負大夫料民產率平易使自占占

亦無所隱而復增益數千口白寺長豐諸陂多積潦沒  
民田大夫循行澤間眡地洩水勢築金隄防之歲饑粟  
石千餘錢吏懼不敢白則大夫卽上還報開倉賑給以  
紓其敝田中官馬羸多水草不任乃下令禁馳負畜益  
貢內必得賢屬吏往計上之其敝獄必悉情稱法必及  
典章民自不寃以報大夫大夫亦樂民之弗寃也時時  
益自勸所部鍾寺野多蝗隧師未及捕有異鳥羣萬自  
天下食之殲顧以後沃其禾弗灾衣冠之士重廉恥黜

奔競持重而矜節閭閻之間休息安堵相忘於耕鑿漥貫之習一變殆盡嚮非大夫德化深至又曷能感動上下若是也今年冬大夫將報政於天子夫以大夫治行宜擢之以不次然猶竢夫三載考庸者其旨甚未易明也大夫宜自信而已卽入天子問君何以治濬大夫對如王生告龔遂者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則天子數其績悅其讓尊顯大夫必有如渤海者矣舍人促裝行將祖道北門外大夫誼不得自序其績乃縣官弟



子某等若干人傷大夫之賢不早大用於世也遂撰其  
跡為善政實錄以自附於太史氏若為大夫立祠歲時  
祀享則問之父老或亦有取於斯錄也大夫姓董名某  
字某癸丑進士河南鈞州人

碑

濬邑石侯碑

皇帝即位乙巳冬十月山東益都石侯茂華字君采以  
進士來尹濬御史按是邑者考侯政異跡屢薦章報越

三歲已酉吏部尚書萬公疏侯治能以聞天子嘉之授  
侯戶部貴州司主事比去父老咸扶杖流涕爭取擢軒  
幃牽裾凝視侯面目遮道請曰侯何往我等得侯如父  
母育字腹穀是賴奈何忘我怛痛遽舍去侯何往侯何  
往是時上方嚴命促侯不可留遂去後人益謳歌思侯  
壬子歲邑耆老某偕鄉民若干輩議為侯立碑以永厥  
思乃盧橋氏從徵予文竊惟濬地北沙東鹵西薄長豐  
泊白寺諸岡縣絡埶嶮燠卽焚如或時淫潦如漸寧溼

艱於執樹賦煩政擾訛謠繼煽民將轉徙維侯下車省  
視方略礪制汰度譬夷貼險日融春煦薰蒸既至衆廼  
大固先是太原魏侯鈞賦已久媮偽滋甚侯將事預請  
監司受牒之日出宿佗館飭部吏諸不得有所關白羸  
精劍思推誠萬夫鄉胥史保罔肯誑悖丁口息養輸不  
下萬計明制十年覆籍民緣為奸貨賂交至侯多方裁  
革老吏咸咽媚白手無一錢御河水漲自淇門東下汨  
汨走百里沒民田舍侯曰防以制水猶壩以禦盜壩可

乘奚盜之禦於是築堤距丈廣如之命監者曰明年堤潰罰若役以償由是堤完固無漏處河南賊王經率徒幾千人刼掠於延鄆曹濮之間涉侯境侯密出奇畫掩捕禽殺之侯為治務大體不拘小節人有過即不問再則決責之無少貸外峻內仁在邑三年無苛忒之行是以民有恒業公鮮逋負閭閻之間生長孳息日益蕃殖今濟或載有稱舉輒曰某事侯所建明某事侯所罷斥其治行類為人所愛慕如是嗟夫中世縉紳以官為已

私挾聲勢蠹民往往見惡於世人唯恐其不速去故尹  
子心治長安惡少年爾史氏已不少假籍其復何有可  
愛者即令他吏能善又皆見愛於臨去時獨不知其後  
果愛與否今石侯去濬已四歲而邑人思之為刻碑是  
豈兩漢循吏所多見者哉因為之贊鐫諸石以紀其事  
辭曰

維康侯建國于衛德愛弗匱享祀永久嗚呼邈哉詩稱  
蔽芾甘棠勿事翦伐召公之德懋著於南土石侯以山

東名族割雞茲邑翼畏黨敏寅亮天工斯民懷賢勒石  
頌德其歿世不忘之意乎使侯後時乘風厲響享高官  
巍爵致身台鼎輔聖主流治化垂聲名於千萬世者顧  
不在是哉顧不在是哉

滑令張侯碑

蜀之先黃帝之裔其孫揮好弓矢主祀弧星因以張氏  
故張雖子孫遍天下獨銅梁之張為近始云侯繼其胄  
名佳胤字肖甫以嘉靖庚戌進士來尹於滑先是靈寶

彭公蒞政治效循良侯紹前列克勤克慎飾化竟務天  
明地德光照四鄙甲寅歲乃感嘉禾數十伯本侯為起  
樓濬人盧柟作賦以紀其事臺史持節察其才能逮繫  
薦剡乙卯夏四月召拜戶部福建司主事於是老弱隨  
號創悼崩痛攀轅持轂橫當車輟遂強喻間去次於黎  
水之陽百姓鬱邑思侯其父老秦綸等將表生祠如桐  
鄉故事列狀先請勒碑傳置予好其款為辭以慰之曰  
鬱伊岷嶓徹滛開陽鯨湮禹導大陸昌傳山嶽降靈精

氣旁魄拂鬱融擾鍾之於侯膺碩敏之姿懋天人之萃  
以躍跡於魚鳧之里北遊京師灑然釋褐帝心簡在授  
以是邑稅鞅弗遑折節皇術撫循耆舊問民所虐痛水  
火貿算衡石輕重抉剔夢壅敦寒龐固靡不究極但邑  
故洪河之軌西塹白馬東侵瓠子沙灘墳薄萑蘆橫翳  
高下鉅湮民用蛟鼉大歎未竭癘疫踵至天殤札瘥之  
厄家壘巷哭遠邇交望侯閉閣深自刻引奉職無狀傷  
為流涕廼延庶富哀列差等以相助籍然又命岐黃家



寄以生死選開方藥洒濯焦爛憂思勞瘁達諸面目由  
是民生活者益不下數伯千計巡撫艾公特章以聞上  
異其績賜之鱣一襲白金十兩邑境軍民洧處閤器詐  
牒雲擁山峙兩詞俱造龍蛇隱形聽之人無不扼腕者  
侯不事鉤鉅片言析理應機立斷訟者悅服侯為國家  
均徭恐櫻夙弊乃內設方略外示疏遠舉事之日霆發  
鷲擊里書錯愕不易畧而占丁口幾巨萬明年睥虐甚  
侯徒步禱雨出二十里外比返甘雨隨澍歲卽大穰侯

恥邑乘湮滅治政不著則綜核史載章具典明成一家  
言以凌轢遷固先是燕人有任敬高章者詐密旨挾七  
首以千金劫侯侯彤志晏如神生智長不渝刻蹶二盜  
於樽俎之間遠近聞之靡不頷首濟尹平湖陸公平政  
愛民嘗城濟民戴之如父母侯謂陸公曰滑與君邑實  
為聲援而其城睥睨視壞不幸有變若臨以衝車誰吾  
與守於是易之以甃基殼廩綴與濟城等時邊人猖獗  
河北諸鎮大城小邑為之惴慄獨滑屹屹恃以無恐若

侯者將不謂為今之長城哉侯白面少髯溫恭懿塞遇  
大事則雲蒸雷奮果敢不避譬之青萍干將隨用轉利  
無施不可翠黃汗血之馬翹陸歷塊不崇朝而致千里  
矣侯之休光令聞垂之竹帛夫豈有既詩曰蔽芾甘棠  
勿翦勿拜召伯所說邦人思侯何以異是哉因為之刊  
石稱伐以盡銘贊之義其辭曰

梁益之墟粵惟坤維金精麗天哲人與期豹變龍升千  
載來遊於皇景運寔命於斯作帝股肱慰民雲霓興伏

頗峨發飢殊耽智攄神殫紛自化裁人安物阜厥惟侯  
哉悠悠白雲似侯之旆我欲從旃闔海增波海波不增  
侯舟沛嘉青翰赤羽載遊載開導我滑土以紓我思福  
祿自天維侯克配

滑縣東城門見山樓碑

滑古顓頊之墟隆安中范陽王德攄之名為南燕天造  
鴻紛雄圖割有或登或叛仳離反復世代不絕故漢酈  
食其說沛公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勝之勢曹操亦

遣關公刺顏良於邑北魚池里河朔有事爭城以戰議  
者必以滑為首乙卯歲上海孫侯以新淦令起服來蒞  
茲土明年丙辰島夷入寇瀕海諸郡汀漳延邵乘勢偷  
攘腥風虐焰煽動江淮土著之賊潛發肘腋揭竿斬草  
誰何於延衛之郊侯行邑至東門城闐傾軋飛堞危觀  
寢廢弗治廼喟嘆曰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官掌  
固修城郭溝池樹渠之阻今滑如是卒有兵變其誰為  
干城耶特部行事官師人卒鳩工建謀隱略基址旨授

財用斫斲板幹材漆紹堊瓴甌之屬靡不纖備乃肇窮  
臺爰始磐石連絡磚甃闔扉落時隳以金鉞斫牙劍壁  
虎豹雄踞轍轍崦崦如山嶽上建樓四楹輪廣高下  
法制應圖浮柱連櫨雲征鳥逝雜遝複疊若元氣構天  
方地承輿乘墉敵愾萬夫奪氣丁巳三月旦落成侯暨  
僚佐酒酣登覽前引鄒嶧後擁太行左大伾右石丘四  
山環繞雲霞映背侯顧諸從事曰美哉茲樓之觀名曰  
見山何如衆謁之曰諾凡此役不干時而績已懋著帑

藏不啓民享遐福帝心克厭嘉祉攸傳風雨時至品物  
滋潤士女商賈載歌載詠鼓舞忭笑充滿路衢非侯盛  
德何以極是縣丞王錡王文輝主簿黃甲典史謝鎮等  
遂剏隆石銘勒功伐垂號永久以風來哲其辭曰

鬱伊殷墟奧區蒞隆白馬作鎮黃汗瀆停四隩匪宅三  
民告愴戈矛橫驚若騫若烹哲侯來臨溫恭爾雅緇衣  
逶蛇有斐君子行城循隍東門告圮啓閉之菑孰不覲  
我侯曰噫嘻斯誰之尤匱篋見毀龜玉以偷爰召耆父

爰諏爰謀敬爾挿畚郭爾有家京臺既起飛甍既會積  
石鏘鏘威儀隆嶺搨此羯鼓建彼雲旆百城之特萬里  
無外康衢井井乘夫嘽嘽飲酒謔笑樂此喬關孰能為  
是介帝雄藩孫公泰宇億萬斯年

檄

大名太守移州郡讓農檄

歲壬寅月日大名太守某檄州郡諸父老曰某不佞膺  
天子寵命來守茲土作爾邦長牧爾唯雍熙實守之休



爾之弗克若化若育唯守之憂天命民隱上下寅畏予  
豈唯夙夜遑遑哉先是予踰河徂蒲抵陳留界道遇流  
餓控訴屢極俾予心有戚戚焉夫為民父母行政令其  
子弟老弱轉徙溝壑而莫之省愆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曩者涉冬燠溫陰陽奸忤使其民大無麥禾后茲雨雪  
有濡澤渥后土陽燾湔湔黃膏流懋然而農事未講也  
方是仲春檄爾諸父老其悉心聽之曰繄唯古昔聖王  
踐大寶垂鴻猷馭天立極匪唯弓矢戈矛取威定遠足

以示武也匪唯城郭溝池飛堞楩柵足以固險也匪唯  
法象圖數足以應天也匪唯典章足以約民也匪唯黼  
辰圭冕兕虎蛟韞彌龍虬貅足以章制也易稱耒耜書  
載璿璣玉衡用齊七政詩詠幽風春秋書六月雨周官  
太史順肯覲土贊王耕墾庶人終畝凡此靡不以農事  
為首務爾諸父老附山澤依阡陌負暄曝背顧弗躬率  
子弟深耕力耨遂令腴腴封壤墮墮弗易榛蕪延蔓使  
水火之化不行夫然後上違徵科之令下凍餒其妻子

貫貸不足則棄鄉里背墳墓散而之四方使其廬狐狸  
為穴鼯鼠跳梁蓬藿橫翳過者指為丘墟不亦悲乎且  
夫恒產所以養恒心也以故子弟多孝弟使無恒產爾  
欲使子事父弟事兄天懿無犯者得乎哉夫天不秘其  
寶地不藏其利盡天地之能而利用厚生者存乎人爾  
父老情其四體五穀不分極之流離困苦而後憤怨天  
地咀呪民物是惑也夫麒麟鳳凰苞彩翩翾不足以充  
鋪球琳瑟瑟碧珠琅玕不足以供炊沙棠桂櫛揭車之

菁江蒞之英芳香酷烈不足以給爨爾父老淫習竒異  
急於耳目之所難繼顧不近取諸舉手投足之至易者  
何耶夫考玄索隱探性命之蹟談天人之蘊者士正行  
也面方眊勢制罷尚象極剛工之能者工緻考也積貯  
市廛行居貿販以供征權者商通經也而農歲其疆里  
舍其鑄未徜徉出境何所事乎且予聞庖羲樹藝五穀  
肇始也唐堯平秩東作重務也有虞敬授民時勤政也  
夏后成賦中邦則壤也夫聖王崇高富貴方且畜之樹

之翼之播之不恤胼胝愍愍仡仡如是爾父老慙恫顙  
蒙頑而居約企視聖王萬萬不逮而顧求所以過聖王  
者是邪非邪予又聞周制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一穀不  
熟曰饑二穀不熟曰饑三穀不熟則國非其國書有之  
曰民非后罔戴夫民以衛國也國而非國誰之咎與曩  
昔吉囊窺夏大入薄侵太原之墟積粟殷陳卒老其師  
以挫其鋒仍致大俘向使投鞭河山以東之國農務既  
弛杼柚其空爾之子弟化為羶羶爾之妻孥披髮左衽

豈唯餓死溝壑委骨函夏而已哉方今春氣融酥爾父  
老其親率子弟躬耕畝畝者故喻

對

對衛大夫問

衛大夫問於盧柟曰聞滑令張君肖甫以才量債二虜  
先生越境遠唁謂非馳辯以詭世與何偃蹇諸刺之已  
甚也盧柟莞爾而笑曰然誠有之大夫固以此誚僕僕  
亦誚大夫之未盡善也請復以所聞楚王好康瓠委積

如山三年不收而化為鯨好黃支車渠帑之以絢縞好  
周之纈商之鼎夏后氏之龜玄纁十襲藏之秘府朔旦  
有事必齋戒沐浴而後敢見其物益珍愛之益貴非獨  
人為然鬼神亦自有之也是故黃帝張樂洞庭之野享  
山川洽羣神臯搖乎層霄之外夫瓦缶之音奚足與之  
感天地哉歐冶子鑄干將之器泰乙鑒壇飛廉鼓橐雲  
霧晦冥升降乎上下夫鉛錐之末豈能與之動造化哉  
非獨鬼神為然士亦有之也夫君子鍾山嶽神秀崛起

佐世將銘功山石雖少膺險難而神明已禡其賊夫草  
苴之智抑安知天之所為哉大夫退曰先生行予小人  
也誠不能知若事

傳

申氏傳

周道微而棠棣之詠興晉室衰而揚水之賦作先王立  
教始之義詳著於飲食慎密於閭閻非苟而已也將謂  
親親之道足以昭遠邇而聯疎梗也敦天誼齊民情比



之以里閭同之以鄉塾締之以姻好交之以社臘連之以溝洫會之以井牧視患難疾病而差相弔慰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先王之教民淳風懿俗亦甚厚矣哉及其既衰離父而居背母而炊違宗黨而贅富室竊娣姒之資而充婦屋蹠血裂背於鉏耰井臼之間官長歲敝於庭里胥日鉗於市由是廉恥之道喪禮樂刑政之典闕矣濬鄉鄙民申銳弟遂嘉靖初俱析爨以處役力阡陌給食耒耜備養各適其力以撙節恭儉教子

弟畜雞犬黍釀待賓客儲粟帛以供絲賦渾樸同塵偃  
仰村舍雖泰古之民日與草木禽獸媿媿相處者何以  
過是哉銳卒戊申歲距前異業時約二十餘載銳子文  
選遂子文進各以材給為府縣掾屬言動法於宗族行  
能飭於鄉里聲譽昭於士夫不謀於私室不議於朋友  
二子各奉其母還合前業廐無異馬用無定器衣無常  
體奴婢無卒主歲時雜拜堂除飲酒稱壽愉啍懽款以  
娛其母鄉人貶刺則笑甚則拱而退故當時聞者始則

斥中則疑終則賢之樂與處民間子孫負貪嗜財產者  
率直之以鍾寺申氏而先王設里閭鄉塾姻好社臘溝  
洫井牧之教其義於是著焉浮丘子曰孔子有言禮失  
而求之野先王典禮草茅所未習若鄭莊魯桓諸侯之  
貴獨於兄弟不少假焉者何哉有能繼聖統紹易傳法  
春秋游志詩書禮樂之際而既得其意者予何敢誣焉  
申氏先人循民俗異土託處亦古人裂封之義至其子  
孫能忘町畦合室廬絕無忿悻爭之意其視尋常不

亦倍萬也哉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申氏殆庶幾矣

讚

張公讚

夫聖人明時而變化賢者承運以立義故象緯之數物理之化造性命之微極情文之蘊有非洞玄源發真閫者不足與議也唯至人者約天地於毛髮摠天地於肢體通之為川塞之為淵升之致雲雨下之澤膏土是故

傳說版築宰相高宗尚父漁澤濟顯牧野此蓋乘風以振響與期而流福澤所以神變化也子胥浮於江大夫種滅於伯屈原沉於汨羅賈誼沮於長沙馮都尉老於郎署此蓋明世偕否各適其適不亂行以溢志不徼欲以叛道所以樂命運立義制也安陵張公為濟三年治政廉平百姓謹誦未幾以病三致政於有司得歸嗟夫此非微於變化篤於立義者與吾聞張公有言曰榮行不如適性兼任不如守約夫進則仕職得聖人變化之

權也退則樂行得賢者立義之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張公以之矣苟曰上下易方台衡有司易遜張公陸沈宜若不相及然蓋不知黃鵠一舉千里斥鷃翱翔蓬蒿松菌同斃彭殤齊年此皆達天地之化忘物我之觀者也且夫李斯嘆黃犬邵平匿東門張湯載以牛車長孺沒於淮陽董賢赫於成室楊雄隱於太玄何得於彼何失於此哉張公非台衡之任則有古傑士之行其陟泰山踰梁父跨溟渤尋務光揖涓子御六氣

之辨而遊造化之外也余何言

辭

故濬尉靜菴蔣公哀辭

公諱某字朝用世為登州棲霞人自公以上至曾祖大王父皆以端慤直方見重閭里然亦不大顯公生年十六以明經補邑諸生遂籍籍有聲公年少負盛氣連蹠魁絕探賸經史諸子百家之學浸貫濡潤深入閭閻人有測之者森涵渟泓渺然無津涘可窺至其為文則洪

故博衍糾沓摛擢描寫古今人物治亂日月列星水火  
雷電山嶽河海鳥獸龍魚菑祥事誼變態無不纖備一  
時朋輩咸貼然推公稱首嘉靖初有司以公名貢京師  
天子庭試中式例卽教公慨然太息曰某讀書當拾取  
甲乙科第益自奮拔樹功名見用於世卽不遇則已又  
安得遠名流齟齬與壁魚蠹簡冊中乎因拂衣去遂病  
風癰家居十餘年丁未歲或勸之仕辭以疾既而曰官  
無崇卑以盡職為能孔子不羞乘田委吏急為行道爾



始發輒詣吏部補濬縣簿時山東穀菴石公以進士宰  
邑事政精明吏無私交上下斬斬端僚警服公與之言  
咸中委以政公廼觸微洞姦椎堅疏壅治具張弛民咸  
懌悅未幾公疾發大寢濬自縉紳大夫下至圉臺司養  
之士偕走交致醫藥朝夕唁吊無懈明年春三月癸卯  
公卒年五十二嗚呼登州距海數里海中多山穹竒黛  
碧而貽貝玉珎珠蜃之屬徃徃依附興吐雲霧變化城  
郭樓障船車旄纛旂幟其靈異之所窮盛之不踰則鍾

而為人必有忠正文彩琦瓊之士生其間若公者殆非  
所謂其人耶或者疑公之事業不集早見厭棄謂其靈  
異所感神怪虛幻以為華而不實之驗若伯夷魯仲連  
晏嬰田橫雋不疑薛宣匡衡公孫弘逢萌皆海濱賢豪  
是何清淑之氣特盛於昔所謂神怪虛幻華且不實者  
獨嗇於公耶識者必為公辯云因作辭以哀之曰

夫何東方之大人兮矯烟霏而翱翔軼游鑣於扶桑兮  
檻若華之朝光被雲霓之錦裾兮倚閭闔而延佇顧余

心之侘傺兮歸弭節於海渚茲幽蘭之芬紕兮悵惛鬱  
其誰語永修姱而匪遁兮曰予竢時而輕舉擬南昌之  
仙尉兮躅衛上之清塵視康侯之先軌兮霈洪澤於蒸  
民翼岡陵之弗墜兮願徵福於鮐耆何造物之膠戾兮  
俾梁木之先朽歲浹灘之吉辰兮揚翩翩之素旄騑馬  
哀鳴以四顧兮悲風起而長號指青兗之修阪兮君於  
此乎逍遙送予懷之悵悵兮擬江南之大招

誄

滑尹張壩山祖妣哀誄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滑明府張公祖妣大封人  
訃報至濟盧柩素衣縞馬聯詞越境就其主再拜哭且  
為之奠禮也義月罷彩哀雲結觴庭瘁纖柯池凋素芳  
痛泉室之永隔悼蕙帳之如存想殯位而軫念撫靈衣  
而霑巾國蘊閨彥之思家墮母儀之泣輒興辭於下陳  
翼旌德於罔極其辭曰

渾胚既剗象緯殫形式維綸紹肖以儷營緬彼岷梁閼閱締

初蘭光啟度金魄降精鍾茲美媛於蠶之里奇馨必醇豐霽  
迤瀾幼而嚴凝長則斐疊棲景昭華應圖女史待年既至比  
跡乘龍玉笄載珈瑋掃有容如山如河象服是崇懿此昌  
軌惠我王風鵲巢既居泉水斯賦孝先蘋蘩敬惟保傳陳  
詩挹藻獲禮思裕展如之媿緝其永祚兆運冢嗣發祥元  
孫岐幽蔚鳳冥海飛鯤影礪方輿聲蔽崑崙芳猷殫著義  
訓聿敦閭闌風清簪襦霜屑春融宗嫺秋照臧獲弋綈在  
御紛華匪悅壺政淵宣陰英之特造化沕穆幹流變遷氛

翳畫晦雪散宵捐瑤質既毀瑤魂無還隳音虛漠佇綵  
空烟嗚呼哀哉閨扉晨啟素帷夙開溫醞微陳粢殮將  
頽幣銷殷沃褻組髮懸遑遑有求莫之能咳嗚呼哀哉  
鵜鴂鳴兮黛草殘秋風起兮變羅紈音容靄兮長夜暮  
金膏滅兮華簾寒雲仍擗其號咷私倩痛而汎瀾顧視  
天之夢夢雖蹈地其何攀嗚呼哀哉大漸斯臨四顧彷徨  
執手啖神色沮喪願遺言於白馬杳萬里之莫將  
卒飲恨而長逝寄永愛於琳琅壚山之岳已水之鄉壘

馬鬣兮啟玄臺綏靈寢兮壽黃腸諒佳城之不可渝兮  
享千萬世之休光嗚呼哀哉

祭文

祭李復齋郎中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十二月癸酉朔越二十日  
同邑布衣盧柟謹以少牢庶品之儀敬奠於故河東督  
轉運鹽使司副使前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公之墓再拜  
哭且告之曰嗚呼士有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

者少罹飢患即為之決胸臆剗心膺痛哭流涕無已者則其心為何如邪若廼掙鎖裂垣澤及枯骹權奪造化之私惠洽茂育之德公其視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有間矣一旦天墮玉棺世喪遊龍逝川莫返大夜長扃琴軫雍門之調歌傷蒿里之音其罹禍患顧謂之少邪即令僕不為之決胸臆剗心膺痛哭流涕無已者是不可得也已昔公首宰咸陽繼佐大郡漢河治民何若風采官曹擅兩部之英王命獲三錫之顯古稱良



吏若趙中大夫白公魏西門豹公豈遽出其下哉既而  
權奸扇倖詔獄逮加公獨處之晏如謫判寧國人固以  
此高公矣讐者銜公誣以他事去公官公之來歸一無  
愠色教子課農容心澹漠此豈愁憾嬰心汲汲於功利  
要勢者所易及邪始僕被罔在獄公於當路曲為解原  
當是時僕貫三木負明刑蓋不知公果能出僕公亦不  
知僕之有今日也今僕既出乃公之墓木已拱把思為  
公陳視形魄伸展衷曲極平生寃頸頓踣之苦者而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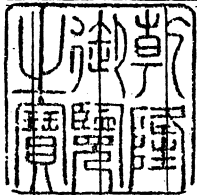
不可得矣且公之蓋棺幾時也長掩泉壙幾日也未亡者尚不知公之亡矧公之既亡又安知己亡者今復不亡邪公邪我邪乃大變邪抑亦恍惚不可為辯邪或謂禮喪者之墓有夙草則不哭公之墓已久而子哭之或失之緩審如是僕前所云云又何為邪夫哭之及時者物理之精不可哭而哭之者吾道之窮公之靈憑日月騎星辰御六氣之辯以浮游於兩間者其必有鑒於斯他復何論哉

祭晁次山翰林文

維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三月丙申朔越十有二日  
丁未濬布衣盧柟謹以牲果致奠於故翰林庶吉士次  
山晁君之靈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次山君少年起甲  
科登翰苑聲名籍籍於京師方二載未幾棄世長往天  
之奪君亦何速邪次山鍾毓奇秀風思俊朗讀書涉濶  
漸無所不至肆之詞翰儒侁瑰琦若周之鼎商之彝陳  
列左右颯颯乎如朱絃洞瑟升歌於清廟也識次山者

謂其材鴻氣固為福壽之徵乃一病洽歲體孱孱而憊  
心僂僂而疾脉理不治卒骨立以死者謂之何哉昔次  
山以事如州治余時在論貫三木金鐵匍匐道左君睨  
之曰去余竊望次山額角骨隆然黦髮豐頤竒步遠視  
夫人貌六法象倅薄者弗壽惟而橫蹙者弗壽殢回闌  
謾神不隲括者弗壽次山形宇超曠宜躋遐齡而顧不  
永年者吾益不得而知之矣說者謂麒麟鳳凰不久畜  
於家卿雲不崇朝而散希世之寶造物者所愛夫次山

固天之至寶也既生之而復取之則亦何怪耶夫不可怪而怪之者吾又深痛惜乎次山矣嗟乎次山余刑僇囚僇也以君父子再覩日月是死者復生生者反死將謂天道為不爽耶就令余侍下風聞續論又安可得耶往歲次山訃至即欲拊棺一哭而阨於貧賤羈於官府萬萬有不可道者每輒東望隄汗交作余固知次山將原之弗疑而又幸亮其不果於負德也次山乘元氣上下宇宙其必有歆吾之享者矣



蟻螭集卷二